

福尔摩斯 探案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集

(上)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晓 阳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最后致意	13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①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除了经常熬夜，通常起床也很晚。此刻他正坐在桌子旁，在吃他的早餐。我已站在壁炉前，拿起昨晚来客遗留下来的手杖。这手杖精致而又沉重，顶部有个疙瘩；用的木料出产于槟城，名槟榔子木。手杖顶端的下面，围着一圈宽约一英寸的银箍。上刻“皇家外科医学院杰姆士·摩梯末笑纳，C·C·H之友赠”还刻着“1884年”。

“啊，华生，你对这手杖有什么看法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我想你的脑后一定长眼睛了吧。”当时，福尔摩斯正背对我坐着。

“起码我眼前有一个擦得很光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不过，你对这位来客的手杖怎样看呢？我们没有碰上他，对他为何而来却一无所知。在你仔细观察过这手杖之后，你能把来客给我描述一番吧。”

“我看，我沿用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方法说，他得到认识他的人们送他这件用来表示敬意的纪念品，说明摩梯末医生是一位德高望重，

并且年纪较大，深受尊崇的医学界前辈。”

“好！”福尔摩斯说，“真是好极了！”

“他很可能是一位在乡下行医的医生，出诊时常常是步行的。”

“为什么呢？”

“这根手杖虽很漂亮，可是已磕碰得很厉害，一个城市的医生不会愿意拿着它。手杖的厚铁包头已经严重磨损，显然他用它走过很多路。”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说。

“还有，上面刻着‘C·C·H之友’，我想，‘H’可能是 Hunter(猎人)的缩写，大概是个猎户组织；所指的大概是个猎人会；或者他曾为这组织的成员看过病，所以他们送他这件小礼物作为酬谢。”

“华生，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福尔摩斯一面说，一面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并点了支烟，“我早就想跟你说，在你那些写我探案的书里面，你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不是个太闪烁的人，但你却能传递光芒，激发出天才的力量。亲爱的朋友，我实在太感谢你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快乐。以前他对我的钦佩之情和将他的推理方法公诸于世的努力，常常是漠然处之。现在他居然一反常态，竟称赞起我来，想起这就使我觉得骄傲。他从我手上把手杖拿了过去，审视了好几分钟，然后很感兴趣地放下了香烟，把手杖拿到窗前，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

“很简单，但也很有趣，”他说着，就回到椅子上坐下来，“这手杖确有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我有漏掉了些什么吗？”我有点自负地问，“我相信，那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谈到了。”

“亲爱的华生，你所说的，恐怕大部分都是错的哩！坦白地讲，我说你激发了天才的力量，意思是说：在我指出你错误之处的同时，往往就会把我引向真理。我并不是说你这次全错了。物主肯定也是一位乡村医生，而且他也确是常常安步当车。”

“如此说来，我就猜对了啊！”

“但那已经全部是事实。”

“不，不，亲爱的华生，那绝非全部。就拿一点来说吧，这件送给医生的礼物，与其说是来自什么猎户，倒不如说是出自一家医院；‘H’就是指‘Hospital’（医院），‘C·C·’两个字头放在医院之前，很自然地就会使人联想到 Charing Cross 这两个字来。”

“也许你是对的。”

“这却大有可能。如果这个假设有有效的話，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依据了。按照这个依据，就能描画出这位未知的来客了。”

“假如‘C·C·H’真是指查林十字医院，我们会得出些什么进一步的推论呢？”

“难道这还不够清楚了吗？既然你已懂得我的方法，那你就应用嘛！”

“明显地只有一个结论，这个物主在下乡之前，曾在市里当过医生。”

“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深入一些，如果这样看，他的朋友为什么要送礼给他呢？在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联合表示这样的好意呢？显然这是在摩梯末为了自行开业而离开医院之时。这样的推论不算过分吧？”

“看来有这种可能！”

“由此可见，物主显然不会是个主治医生，因为作为医生，他必须在伦敦医学界已有相当名望的时候，才能获得这样的位置，而这样的人就不需下乡了。假如说他是 在医院当医生而又不是在主治医生之列，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医师——地位稍高于医学院事业班的学生；而依据刻在手杖上的日期来看，他是在 5 年前就已离开医院的。如此说来，你所想象的那位医学界前辈就化为乌有了。亲爱的华生，物主应是一位青年，年纪不到 30，态度和藹可亲，安于现状，马马虎虎，他还有一条心爱的狗，它是比狹犬大、比獒犬小的动物。”

我笑了起来，显出不相信的样子。福尔斯靠在椅子上，正向天花板吐着飘忽不定的小烟圈。

“你后面说的那些话，我也无法验证，”我说，“但要查一个医生的个人资料，却并不难。”我从我那放着医书的小架上，拿出一本医务手册，翻到人名栏。里面姓摩梯末的却有好几个，但只有一个或者是我们要找的来客：杰姆士·摩梯末，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1882至1884任查林十字医院住院外科医生。曾任格林盘、索斯利以及高冢村等教区医务官。论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著有《我们在前进吗？》（载于1882年3月份的《心理学报》）。

“这里并没有什么猎户组织啊，华生！”福尔摩斯揶揄地微笑说，“你说得不错，他只不过是个乡村医生；其他资料则证明我的推论是正确的。至于我说的那些形容词，诸如‘和蔼可亲、安于现状和马马虎虎’，却是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待人亲善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恋图名利的人，才会放弃城市的生活而跑到乡下去；只有做事马虎的人，才会在别人家里等了一小时却不留下名片，反而留下了自己的手杖。”

“而那只狗呢？”

“它总是叼着这根手杖跟在主人后面。由于这根手杖上有很明显的牙印，说明这根手杖还不轻。从牙印之间的空隙看，我想这只狗的下巴要比獭犬下巴宽些，而比獒犬的下巴窄，它其实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猫犬。”

这时他站了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在屋里来回地踱步，然后在窗台前面站住了。他的语调显得非常自信，好像亲眼见到过似的。“你怎么说得这样肯定？”

“原因很简单，我此刻看到那只狗和它的主人，正在我们大门口的台阶上，并且它主人正在按门铃呢。华生，现在你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了吧？谁能猜想到这位来自医学界的摩梯末医生，要向犯罪问

题专家福尔摩斯说些什么呢？请进！”

这位来客的外表，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想他应该跟别的乡村医生样子差不多。但出现在我的面前的他，却是戴着金边眼镜的瘦高个，长长的鼻子之上，有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显得颇有风度。看上去他虽然年龄不大，可后背已经开始弯曲，并且他对衣着不讲究，衣服和裤子又脏又旧。他一进门，眼光马上就盯住福尔摩斯拿着的手杖，他兴奋地叫了一声，就向他跑了过去。“我太高兴了！”他说道，“我一直想不起，我是把它忘在这里，还是忘在轮船公司。你要知道，它可是我的无价之宝。”

“是别人送给你的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的朋友送的？”

“对！是那里的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给我的。”

“唉呀！我怎么没有想到！”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梯末医生透过眼镜，稍显惊异地眨了眨眼睛。

“因为您已经打乱了我们所作的几个小小的推论。您说它是在您结婚之时送给你的吗？”福尔摩斯又问了一遍。

“是的，先生，不过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主治医生的全部希望。可为了家庭的幸福，这样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啊哈！我们总算还没有完全弄错。”福尔摩斯说，“咽，摩梯末博士……”

“您叫我先生好了，其实，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但我却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思维逻辑的人。”

“我只是对科学有点兴趣，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福尔摩斯先生，你身边的这位……”

“他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我很高兴在这见到您，福尔摩斯先生，想不到你这长长的头颅

和深深的眼窝，的确与众不同，我真想用手摸摸您头顶的骨缝。如果依照您的头骨做成一具模型，对于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标本。您的头骨真令人羡慕啊！”

福尔摩斯请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先生，我看得出来，你和我一样，都很热心于思考本行的问题。”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您是喜欢抽自己卷的烟，你请自便吧，在我这里不必客气。”

那人把卷烟纸和烟草从衣袋里掏出来，用十分熟练和快捷的手法卷好了一支。

福尔摩斯显得很平静，可是他那迅速地转来转去的眼珠，却表现出他已对这位不速之客发生了兴趣。

“先生，”福尔摩斯终于说起话来了，“您昨晚来此造访，今天又翩然而至，恐怕不仅仅是想研究我的头颅吧？”

“那当然，福尔摩斯先生，我冒昧来访是因为我突然遇到了一件我认为最严重复杂的事，只有您这位在欧洲排名第二的犯罪问题专家……”

“啊，等等！请问，排在第一位的专家是谁呢？”福尔摩斯有些不高兴地打断了客人的话。

“从理论上讲，贝蒂荣先生办案的手法总是证明他有很精确的科学头脑，所以很有吸引力。”

“那您去找他讨教不是更好吗？”

“我说那只是就理论上而言，说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家都公认您才是独一无二的。先生，您没有误会了我吧？”

“有一点。”福尔摩斯说道，“摩梯末医生，最好你现在就把来意说明。”

②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口袋里，装有一篇手稿。”摩梯末医生说道。

“您一进来，我已注意到了。”福尔摩斯说。

“是一张旧手稿。”

“是18世纪初期的吗？要不然就是假的。”

“您怎么会知道的，先生？”

“在您说话之时，我看到那手稿露了二英寸在外面。一位专家要是把一份文件的时间估计得超出10年的话，那他就真是太差劲了。据我判断，这篇手稿是在1730年写成的。”

“正确的时间是1742年。”摩梯末医生从胸前的口袋里把它掏了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兹爵士交给我的，3个月前他突然死亡，轰动了德文郡。我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他是个意志坚强和经验丰富的人，他把这份文件看得很认真，并且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而他的最终命运竟和这封家书中说的一模一样。”

福尔摩斯接过手稿，把它平铺于膝头上。

我凑在他的肩后，看着那张字迹已经严重褪色的黄纸。上面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潦草的阿拉伯数字“1742”。

“看来，这好像是一篇什么记录似的。”

“是关于一个在巴斯克维尔家流传的传说。”

“我想您来找我，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历史传说那么简单吧？”

“是另外一件很急的事，不过这份手稿很短，而且与这样事关系很密切。我先把它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靠着椅，闭上眼睛，显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态。摩梯末将手稿拿到光线强的地方，用嘶哑的腔调读了起来：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很多传闻，我所以要笔录成文，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此事我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听我祖父说的。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你们必须决意向善，诚心悔过，以免祖先的罪孽报在儿孙身上。

“据说是在1642年至1660年的英国内战时期，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为修果·巴斯克维尔所拥有，他不仅是个性格最卑鄙粗野、最目无上帝之人，而且他的天性狂妄、残忍，这在西部是家喻户晓的。有一次，这位修果先生偶然地看上了（用这样纯洁的字眼还是抬举了他）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种着几亩地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这位少女一向纯洁、矜持，当然会远远躲着他。有一天，这位修果先生知道她的家人都出门去了，就和五六个游手好闲的同伙一起，偷偷地到她家去把这个姑娘抢了回来。他们把她关在巴斯克维尔庄园楼上的一间小屋里，然后就在楼下狂饮起来。楼上的那位姑娘听到了楼下在狂歌乱吼和大声辱骂，内心惊恐万分。最后，她在极度害怕和慌乱的情况之下，干出来一件就连最勇敢的人都难以做到的事来。她从窗口钻出来，顺着蔓藤由房檐下面，一直爬了下来，然后就穿过沼地直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约有9英里路程。

“没多久。修果带着食物和酒上楼，找被他抢来的那个姑娘去。当他发现到口的肉又飞掉时，他就像中了魔似地冲下楼来，眼前的东西被他用脚踢得到处都是。他在朋友面前大吵大闹着说：如果他能追上那丫头，他甘愿把肉体 and 灵魂献给魔鬼。当那些纵酒狂饮的同伙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之时，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大叫着说应放出猎狗去追她。修果一听，就跑了出去牵马备鞍，并把院子里的狗全都放了出来，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就把它赶了出去，这些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往沼地上狂奔而去。

“这些浪子们目瞪口呆地站着，盯着那些狗像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黑夜里，过了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有的人喊着要带手枪，有的人找自

己的马，有的人甚至还想带一瓶酒。最后，他们全体上马，顺着那少女返家的必经之途追了下去。

“在跑了一二英里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在沼地里的牧人，他们大喊着问他看到了他们所追捕的少女没有。据说那牧人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最后才说看到过那个可怜的少女，还看到后面有一群紧追不舍的猎狗。并且还说道，修里·巴斯克维尔也骑他那匹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正一声不响地在他后面跟着。那些醉鬼骂了那牧人一顿，就又骑着马追了下去，不久他们就被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他们听到沼地里传来了马的嘶叫声，随后就看到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跑了过去，而马鞍上无人，缰绳却拖在地上。他们猜到前边发生了不好的事，可还要硬着头皮往前走。他们的内心七上八下，最后他们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这些骁勇的良种狗，可是这时竟挤在沼地里的一条深沟哀鸣起来，有些颈毛直竖，两眼僵直地向前面一条窄窄的小沟里望着，有的干脆逃之夭夭。

“这帮人勒住马，这时大多数已经不想再前进了，可是三个胆子最大的——也许是醉得最厉害的——继续赶着马向山沟走了下去，他们看到前面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月光把那块空地照得很明亮，可是令这三个胆大包天的酒鬼惊悚的既不是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地身旁的修果的尸体，而是在一旁站着的一只又大又黑的畜生，样子好像一只猎狗，可是谁也从没见过像这么大的猎狗。当他们看着那猎狗撕扯修果的喉咙的时候，它龇牙咧嘴向他们转了过来。三个人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命而去。据说其中的一个当晚就被吓死，另外两个终身精神失常。

“孩子们啊，这就是关于那只猎狗的传说的来历，据说从那时起那只狗就一直危害着我们的家族。在咱们家族的人里，有许多人都未得善终，死得很突然很凄惨而又很神秘。但愿能得到上帝慈爱的庇护，不再惩罚于我那些惟圣经是听的后人。我的孩子们，在此我借上帝之名，命令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在黑夜降临、邪恶势力器

张之时走过沼泽地。”

读完了这篇冗长的记载之后，摩梯末医生就把眼镜推上了前额，直望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哈欠就把烟头扔进了炉火。

“您觉得很有趣吗？”摩梯末医生问道。

“对一个搜集神话的人来说，的确是很有趣的。”

摩梯末医生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我要告诉您另一件事。这是一张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纪事报》。里头有一篇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讯。”

福尔摩斯的神色变得专注起来。

摩梯末医生重新戴好眼镜，又读了下去：

“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最近突然去世，人们不胜哀悼。据说，在下届的选举中，他可能会被选为德文郡自由的候选人。尽管查尔兹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生活不久，但其仁爱与慷慨已深得群众之敬爱。如查尔兹这样的名门之后，竟能毅然还乡，重振家声，诚可敬可佩。查尔兹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两年前他带着变卖的资财返回巴斯克维尔，人们关心着他那庞大的重建和修葺的计划，但此计划已因其本人的突然逝世而中断。又因他没有子嗣，他曾表示他的钱财将资助乡区的需要，因此，许多人都悲悼他的暴亡。至于他对本地慈善机关的慷慨捐赠，本栏曾常有报道。

“验尸结果未能将查尔兹爵士之死因完全弄清，至少尚未消除当地之迷信所引起之种种谣传。但也排除有任何犯罪成分。查尔兹爵士本人为鳏夫，据说他在某些方面表现有些反常。他虽有丰盛财产，但个人生活非常简朴。巴斯克维尔庄园之中，仆人只有白瑞摩夫妇二人，丈夫为总管，妻子为管家妇。总管和查尔兹的朋友们都证实查尔兹爵士心脏情况一直欠佳，面色苍白，呼吸困难，严重的神经衰弱。死者的私人医生摩梯末也提交了同样的证明。

“案件之实情也甚为简单。查尔兹每晚在就寝前，总爱沿巴斯克

维尔庄园出名之水松夹道散步。5月4日，查尔兹爵士说他第二天想去伦敦，要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照常出去散步，在晚上12点钟时，白瑞摩发现厅门依然开着，吃了一惊，于是打着灯笼出去寻找主人。当时外面非常潮湿，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曾在通向沼泽地的栅门前停留过，后来他就顺着夹道走去，他的尸体是在夹道之尽头被发现的。白瑞摩还说了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主人之足迹过了栅门后就变了样，好像从那时开始，就以足尖走路。有个吉卜赛马贩子，当时正在沼泽地里距出事地点不远之处，可是他自己承认当时喝醉了酒。所以虽听到过呼喊声，但说不清是来自哪里。在查尔兹爵士身上没有发现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医生的证明中，曾指出他的面容变得几乎难以辨认，这种现象是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时候常出现的。法院验尸官也交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由于在邻里之间一直流传着那个关于庄园的荒诞传言，查尔兹爵士的真正死因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如果法院验尸官的结论太缺乏说服力，那么巴斯克维尔庄园大概就无人敢住了。据了解，爵士还活着的近亲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有人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作了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收这笔数额庞大的财产。”

摩梯末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里。

“福尔摩斯先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有关查尔兹爵士死亡的新闻报道。”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您又提醒了我对这件案件的注意。当时我也读过这些报纸，但那时我受教皇的嘱托，正在专心调查梵蒂冈案，却忽略了在英伦所发生的一些案件。您认为这段新闻已算是全部事实吗？”

“是的。”

“我倒希望听听那些尚未公开的那部分真相。”他靠在椅上，显出一种极为冷静的、洞悉一切的表情。

“你的确与众不同，”摩梯末医生说着，感情开始激动起来，“我还

确实有些发现,还未告诉过任何人,我连验尸官都隐瞒了,因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他的分析判断竟然与传说中迷信相同,公众当然会怀疑他的真才实学。我的另一个担忧,就是怕说了太多这些事,庄园就真的无人敢住了。但是在您面前,我反而觉得应该全部说出来才好。

“沼泽地上的住户们一般相隔很远,而偶尔几户较近的人家来往比较密切。因此我和查尔兹爵士见面的机会很多。除了赖福特庄园的弗克兰先生和生物学家斯台普吞先生之外,方圆数十英里之内就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了。查尔兹爵士是一位喜欢隐居独处的人,可能是他的病和对科学的共同兴趣,我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聊天。查尔兹爵士从南非带回来很多科学资料,我还常常与他将整个美好动人的傍晚,消磨在研讨有关南非的以游牧狩猎为生的布史人和豪腾脱人比较解剖学上。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愈发感觉到查尔兹爵士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了。他深信那个传说,因此他散步决不出自己的宅邸之外,而且一到晚上就说什么也不肯到沼泽地上去。他似乎怀疑他的家已经是厄运临近了。上辈的传说就要在眼前出现的想法经常占据着他的身心,他不只一次地问过我,在夜间出诊的途中,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或者是否听说过一只猎狗的嗥叫。特别是后边这个问题,他曾问过我好多次,而且语调显得十分慌张。

“我记得很清楚,在查尔兹爵士去世前3个星期,有一天傍晚我驾着马车到他家,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当我从马车上下来站在他的面前时,我忽然看到他的眼里带着极为恐怖的神情,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后。我猛然回头去,刚刚来得及看到一个黑东西飞快地跑了过去。他心神不定,显得十分惊慌恐怖,我怕发生什么事,陪着他呆了一晚,就在那天,他就把我刚才读给您听的那篇记载交我保存了。我所以要提到这一小小的插曲,是因为它在随后发生的悲剧中可能有些重要性。

“查尔兹爵士听了我的劝告打算到伦敦去,我知道,他的心脏已经受了影响,严重的焦虑显然已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我想,只有大都市生活才能把他变成一个新人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斯台普吞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也同意我的意见。这可怕的灾祸竟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发生了。”

“在查尔兹爵士暴死的当晚,庄园总管白瑞摩发现以后,立刻就派了马夫波金斯克尔庄园。我验尸后又顺着水松夹道往前观察了他的脚印,看过了对着沼泽地的那扇栅门的地方,看来他曾在那儿等过人,我注意到那些足迹形状的变化。我还发现除了白瑞摩在软土地上留下的那些脚印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脚印。尸体在我到达以前还没有人动过它。查尔兹爵士趴在地上,两臂伸出,他的手指插在泥土里;他的面部肌肉扭曲得很难看,身上确实没有任何伤痕。可我认为白瑞摩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证明。他说在尸体周围的地上没有任何发现,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在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个不仅清晰而且痕迹很新的足迹。”

“脚印?”

“脚印。”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脚印?”

摩梯末望了我们一会,然后用低得几乎像耳语一样的声音说:

“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个很大的猎狗的爪印!”

③疑案

说真的,一听完了这些话,我浑身都已发抖,医生声音也在发颤,这说明连他的心,也被这意外的发现深深震撼了。福尔摩斯惊异地

倾身向前，眼睛显出当他对一件事极感兴趣时所特有的那种炯炯发光的眼神。

“是您亲眼看到的？”

“我相信绝不会看错。”

“当时您什么也没有说吗？”

“说了又有什么用？”

“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看到呢？”

“爪印离尸体约有 20 码，当时没人注意到。我想要是我不知道有个传说的话，恐怕也不会在意。”

“沼泽地里有许多看羊的狗吗？”

“有很多，但这只不像是看羊狗的爪印。”

“您说它很大？”

“很大。”

“它没有接近尸体？”

“没有。”

“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呢？”

“又湿又冷，但没有下雨。”

“夹道又是什么样的？”

“有两行水松树，种得很密，人不能通过，中间有一条约 8 英尺宽的小路。”

“在树篱和小路之间，还做些什么东西？”

“在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 6 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否被切断了？”

“有的，就是被对着沼泽地开的那个栅门切断的。”

“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没有。”

“这样说来，要想到夹道里来，只能从宅邸或是由开向沼泽地的栅门进去？”